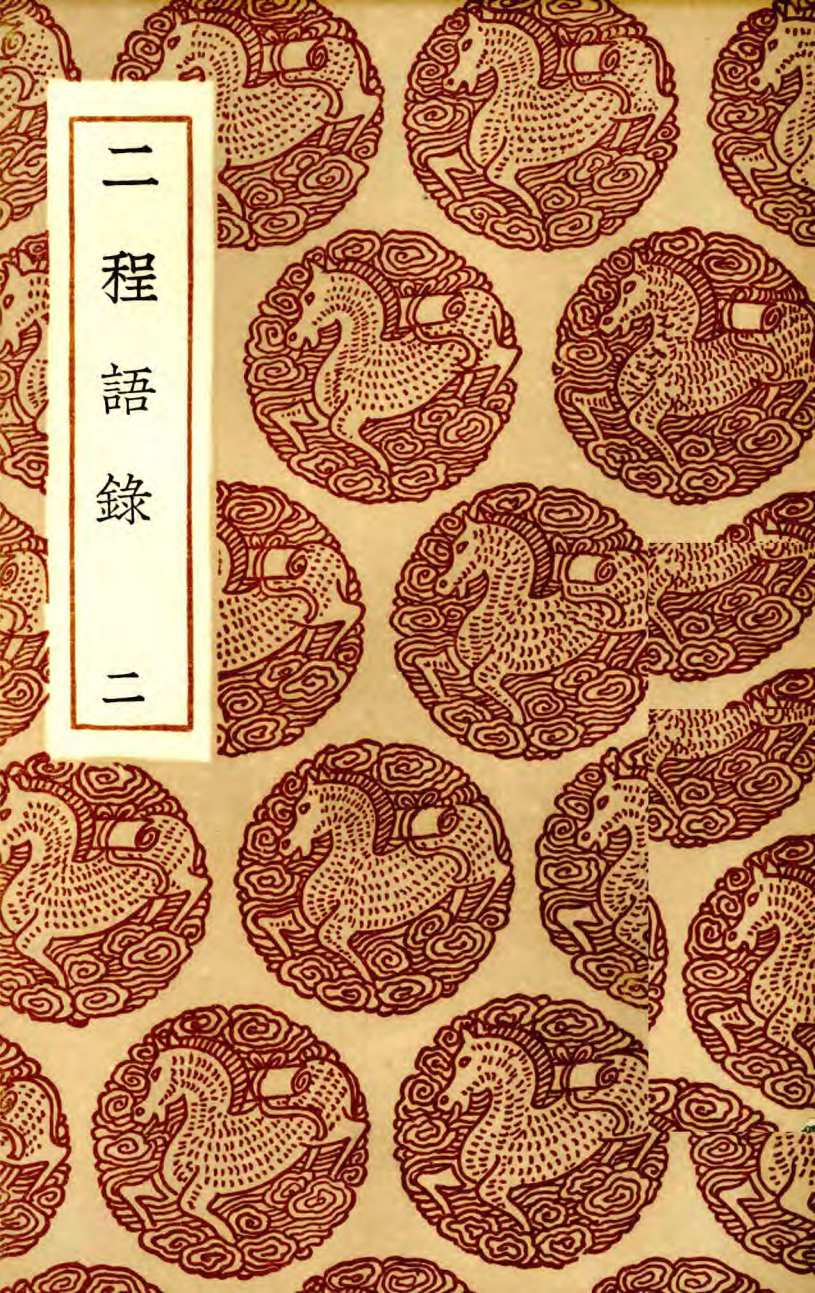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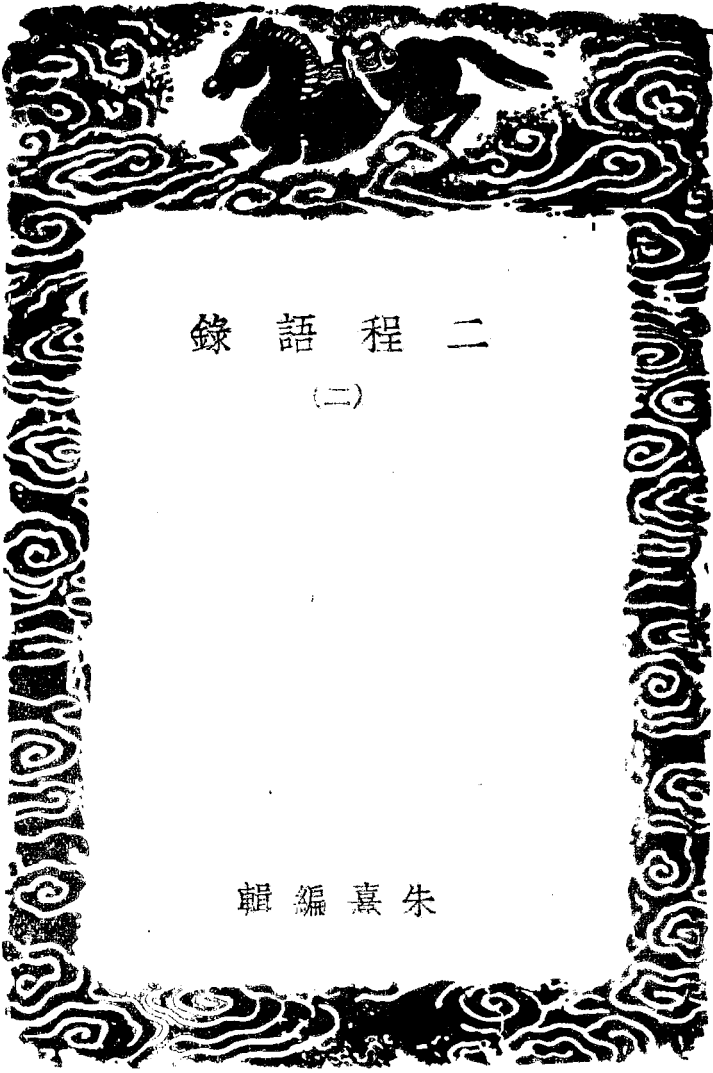


二
程
語
錄
二





錄 語 程 二

(二)

輯 編 熹 朱

二程語錄卷之七

遺書二先生語

洛陽議論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清氣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有救之之術。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埵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閒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

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哀分之。以哀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耳。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旣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彊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彊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廢。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盡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巖勅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翫之致死此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畱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修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

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棧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棧。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尙多病者。又先爲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卻願奈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大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西方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慢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閒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卻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技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二程語錄卷之八

遺書二先生語

師訓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此一作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爲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天道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閒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咸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弊焉。斯已矣。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要信與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

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

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

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爲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皆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

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哉。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

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異類。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

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歷家有歲差法。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也。皆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瞶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瞶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旣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常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人心不得有所繫。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有志字。則憤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此閒爾。蓋猶有己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己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管，皆可鼓也。月不日，與日正

相對故食。

季冬行春令，命之曰逆者，子剋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

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

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人言之，則天地之

閒亦富有餘一作亦云也。惠迪吉從逆凶。富有。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直與安爾。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荒服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義者明

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與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皆心也。自分中心迹

以下一段皆非。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度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

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卻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

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一無老字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

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字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

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惡。誅作去。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

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閒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一作己非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酒壻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亥九月過汝所聞

絢問先生相別。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處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生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讀書要玩味。

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人慎獨。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閒便一作更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順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二程語錄卷之九

遺書伊川先生語

入關語錄或云明道先生語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

六經之言。在涵養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

道無精麤。言無高下。

物則一作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知不專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著卦而言。

物形便有大小精麤。神則無精麤。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

用。

人患事繁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一作他。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不能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理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卽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一作道不尊。

古之學者。優柔饜飶。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

自身卻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弊。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

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愈才明。往

往所陷溺愈深。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婿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用之。自是人

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爲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

益。如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夏時之類。可從而從之。蓋古人今人。自是年之壽

夭。形之大小不同。古之被衣冠者。魁偉質厚。氣象自別。若使今人依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

有淳漓。正如春氣盛時生。得物如何。春氣衰時生。得物如何。必然別今之始。開荒田。初歲種之。可得數

倍及其久。則一歲薄於一歲。此乃常理。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自是。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信而後諫。惟能信便發得人志。

龍女衣冠不可定。龍獸也。衣冠人所被。豈有禽獸可以被人衣冠。若以爲一龍不當立數十廟。若以爲數十龍不當同爲善濟夫人也。大抵決塞莫非天地之祐。社稷之福。謀臣之功。兵卒之力。不知在此。彼龍何能爲。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

者。心實不見。若得見。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爲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柏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麤。欲言精微。言多則愈麤。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旣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旣

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

資於既弊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吸復入。

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一作人之氣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於海水。因陽盛而涸。及

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

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

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

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

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

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

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

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無此字。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卻將既生之氣。後來卻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賢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比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者。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一作漲。

裏差了。歷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卻收以爲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色味皆一萬七千二十四。疑此記者之誤。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無他。只

是整齊。一作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好。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

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

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一作以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深。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及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

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自利。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卻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生知者。只是他自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郟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卻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麤。從洒埽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止一理。雖洒埽應對。止看所以然者如何。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使喚做仁。一本有將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卻是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一一作且。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子臨死易簣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無倫類。無君臣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方言異服。尙可言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容有異。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一作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己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才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一無此二字。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

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事一物。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卻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賸一簡字。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敬則無己可克。一有學者之字。始則須絕四。一有去字。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繫縲將去。隨其所處。己有不得與也。惟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是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尙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亦不至於視鄰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翻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由經窮理。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仇敵。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容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卽紊。唐之治道。付之尙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於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也。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道。如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卑說本便遺卻末。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然於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細縕陰陽之感。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尙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章。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絳隄。無禹隄。絳陘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閒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旣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旣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卻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一作合。不答

其問。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蓋孔子答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矣。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若不言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亦有問及仲由爲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

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閒。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案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

字一無遂

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止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

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卻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

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

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輭。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己也。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

聞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聞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閒。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爲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主一作宗。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一作如。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律歷之法。今亦麤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歷之遺。則是

星算人生數。一作處。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卻推不行。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止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止於鼻息之閒。見之。屈伸往來。止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閒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止爲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一有高字。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一有以字。羣廟之主。合食是爲祫。魯所以有禘者。止爲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卽是祫。言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卽

是合食。闕僖二公之義。若時祭一有卽字。當言有事吉禘于莊公。止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止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于圓丘而配以祖。陶匏囊鞞。埽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更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卽東。西卽西。則無一有不字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止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狷。止是智通者便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祀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

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惟是心一作在人。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

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一則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無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嚴威嚴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一作爲。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一本張作夏。夏作張。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卻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敝正在此。若得他折難堅

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作拯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

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時。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

博淵泉方能出之。

二程語錄卷之十

遺書伊川先生語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仁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卽聖人則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以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

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閒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權酤。民有買。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分明民食。卻釀爲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飢飽。若未能絕得買。若且只諸縣都鄙爲之。亦利不細。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閒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止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多。亦須漸好。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卽道明。知者少。卽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閒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旣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閒。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

厚些。爾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權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卽卻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逡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

也。至。

先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閒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閒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卻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

後世肉骨之閒。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人或以禮官爲閒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閒官。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止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止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又卻無學者。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

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也。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凡爲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爲。與書郊者同義。

書公伐齊納糾。糾不當立。故不言子糾。若書子糾。則正了他當得立也。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須是一二巨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尙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旣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嘗著。卻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卻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一作祭於殯。哭於何處。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猶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

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禮云宗子。如一作不。爲殯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殯之理。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

豁然有覺處。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二程語錄卷之十一

遺書伊川先生語

劉元承手編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旣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卻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卽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

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

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一作本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

來。趙本作幾曾有許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孰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明微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卻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

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卻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卻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

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卽是惡。去惡卽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

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某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卽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旣可以及第。卽己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卻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弦之戒，正爲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卻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使錯。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想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

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汎及他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卻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卻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他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卻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爲

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卻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使以道爲志。言人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爲士者當博學己不博學。一本無知道已下至

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已不能之則。

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卻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便那

裏得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閭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待。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旣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

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閒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卻以禮義爲僞性爲不善他自情性尙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卽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

量不長者，是謙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謙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繫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

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才盡性便至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踐轍。及其造道一也。

仁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他皆通也。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覺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爲

之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

登也。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爲也。人弗爲耳。顏子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

不可及。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卻無事。大意卻是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

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尙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尙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放效前人所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真事。陳本注云：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

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常言庵中坐，卻見庵外事，莫是野狐精。釋子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閒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閒，蓋非理明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卻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卻渴飲而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鏡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卻爲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遁。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生長既足卻自住。然後卻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滅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滅的自滅。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己與理爲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於禪也。卻爲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曰。深固者難反。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聞或言人如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貓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縣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卻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爲坐。他在房間，便

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

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

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

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更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並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辯云。大河之塞。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辯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閻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蟻蟲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同天下同之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

之運本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閒。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創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旣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卻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樸。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乎？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

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理。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兩管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甞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

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旣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因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旣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可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張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離語命。語遇可也。先生曰。人遇不遇。卽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

是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況趙卒皆一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問或當刑而王。或爲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旣曰命。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

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相養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己。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

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說便不是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澀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卻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聞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避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聞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卻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

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鬪死。然鬪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敢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豫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讎。甚非禮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蠢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

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爲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之道。一作學。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

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極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以喪

祭則不如此矣。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卽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旣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懼。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歿。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爲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

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西方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卻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凡如行遇風雨之類。則在行者皆遇之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卻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一_{一作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陟。陟亦閒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閒謀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卻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卻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卻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附會亂卻。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謂

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贅也。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卻有意思，只爲小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吝驕字。此言雖才如周公，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孟子有功於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不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息。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

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含包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卻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二，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趙，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閒，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

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畫，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

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卽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他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類一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卻似義起。然亦是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陽四陰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

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卻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是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旣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麤。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

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

一作玩索

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

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尙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鐘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下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卻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閒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

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濶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曰。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也。且召公初陞爲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爾。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爲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召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卻。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欲以悟成王乎。何旣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存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更豈問命耶。

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閒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

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傳說耶。傳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譬如縣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或言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己。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旣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錄萬機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於山麓。豈有試人而納於山麓耶。此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以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爲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爲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勳。則皋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太序中求詩之太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太序看數遍，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關雎詩人之意否。曰：是也。太序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爲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太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辯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卻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之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兄弟之意。

問周禮有復仇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仇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仇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之避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爲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於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紀侯大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

經之類皆非其作。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彊，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元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元，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元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無窮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元亦可，況一元乎？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道，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

者何事。

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尙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卻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引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羣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爲之臣也。如王諸呂時。責他死節。他豈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旣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己

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閒。此豈請閒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非也。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旣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爲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旣平。乃從赤松子游。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旣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鎚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疏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鎚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本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恆時不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

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閒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閒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

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旣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旣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元妙處。後來卻入做權詐者上

去。

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

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縣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

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揜闔。揜闔旣動。然後用鈞鉗。鈞鉗其端。然後鉗制之。

其學旣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

如入庵中說令出之。

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

置而不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

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

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

一作罪。

記曰。魯

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

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爲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卻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爲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尙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喪尙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尙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闕三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閒。雖號治平。闕六然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元宗纔使肅宗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

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因問十世可
知。遂推此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是姦人。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閒無

一物無陰陽。

雨大冰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爲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卽爲露。甚氣卽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

雹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雖不爲災。沴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卻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卻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

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終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於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爲鳥。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

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據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旣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旣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

此閒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旣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旣而遭變。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嘗舊修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

家閒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使從俗。有大故害義禮者須當去。每

月朔必薦新。如仲春薦舍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月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首時者。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

生民之

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初也。季秋者。成物之始。

一作

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

高祖之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旁親有後

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也。如孀亦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

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附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寢。正堂也。蓋

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廡。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

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為位。舅婦不同坐也。廟必有主。既祧當埋於所葬處。如奉祀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祧也。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獾。皆知報本。今士

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

可。薦數則瀆。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

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卻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瀆

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

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他器。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理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專一也。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

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埽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齋。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齋也。齋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齋。齋三日必見其所爲齋者。此非聖人之語。齋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能爲尸者亦非尋常人。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子弟爲強。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幹。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尊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

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卽繼祖爲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卻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梨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

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婚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

此服而服之。恐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婚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卻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於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

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卻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忽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鄰里之喪。尙春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

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而

已不可獨無服。

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卻爲既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他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卻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

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然他卻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己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別本所增。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爲邦。聖人對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是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也。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王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因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尙節行。尙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禮觀禋之義。古太史既有此職。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靈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歷法甚好。其他禁忌之書。

如葬埋婚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也。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成章之謂也。

